

文 學 叢 刊

江 上

蕭 軍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序

剛剛寫完了綠葉底故事的序，心裏好像較輕快了些，不再那樣沉重，呆板……。夜也深了，窗子開着，對樓噼啪的牌聲很真切的和着有點涼味的風，從窗口飄吹進來時。纔激起的煩躁，也漸漸淡了下去。一抬頭又看到天中的月亮了，接着就想起詩人李白底兩句詩：

『舉頭望明月；

低頭思故鄉！』

我的筆放了下去，心窩又開始注滿了鉛沉重，呆板，煩躁……。於是在屋子裏走了兩轉。憑着窗欄再看一看那天空的月亮——牠是那樣的朦朧，小氣，在一些瑣碎

雲片的縫隙間躲躲閃閃着——又想起了故鄉底月亮來：牠是那樣的明朗，單純，透澈……單純得相同一個嬰兒的眼睛！最近也許成了一個思鄉的病患者！無時無處而不觸動我的鄉思！但是：

我沒有家了！——我家在滿洲：

我的家現在住滿了惡霸，

他們底戰馬栓在門前的樹上，

那樹原先是大家乘涼的，

畜生却啃光了它們底皮，

明年，不會再有綠葉森森。

那房內再沒了我一個親人，

惡霸們把牆壁鑿穿了，

作了放槍的口孔。

那牆本是爲兒孫們蔽風雨的。

每塊石頭全是爺爺親手奠定。

.....

.....

二

這四個短篇，兩個是去年寫下的，兩個是今年寫下的。在每一篇小說一刊登過以後，自己總要連繼續讀牠三兩次，目的是在發見牠的缺點，或是已用過的句子和方
法，默記着，下一次好改正牠。已用過的，要儘可能尋找新的。

我想使人最難堪的，莫過於在自己的作品裏，被別人明顯的看出或指出——雖然這指出是完全善意的——是受了某某人，某某書底影響。雖然這影響是好的，是起始從事寫作的人，所不能逃避的……可是在我個人總是感覺着遭受了一種侮辱！所以在每次無論是想到一個題目，一個故事，一個人物表現的方法，或甚至一

個字句，如果已經知道了某個人，或是某部書中曾經用過了，總是像躲避一條美麗的蛇似的逃避着。雖然蛇是美麗或是沒有毒的，雖然這逃避常常是不可能……可是我總也不甘願接近牠。

『爲什麼我不能發現更新的呢？』我總是這樣鞭撻着自己在想着。

三

我所寫的多是我底家鄉——滿洲——一些故事。這對於南方的讀者們，該是生疎的。當每一篇小說在某個刊物登出時，我總是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會有幾個讀者的，祇是充充篇幅拿一點稿費而已！就是連現在這個集子印出，也還是懷着這同一的心情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夜上海。

目 錄

鰥夫

一

馬的故事

一四一

江上

一七九

同行者

二五三

鰥

夫

山羊，綿羊，田牛，驢子……像一些斑駁的彩點，散散落落隨便點染在每個山峒頂，每處山坡，有裸岩或是有草色的地方。牠們是時時蠕動着的。從那蠕動裏，可以察知那些是不安定的山羊，乳牛；那些是屬於溫順一類的綿羊。山羊和乳牛的顏色多數是黑的，紅的，濃灰色的……綿羊呢？則一律是白的了，白得像初綻的棉花團。

牧羊的孩子們，有的站在山岩頂上甩抽着長鞭子，那爆響的聲音和着山谷的回應，隔了河流飄向村莊裏來。

河流寧靜開闊，沿了村莊南端山角下樹林的北端，描繪着柔和舒暢的曲屈線向東流過着。

炊烟從人家屋頂的烟囱裏，紛紛絞起了烟柱，標直的超過了所有的樹梢才悠

閒地打着回旋飄散。

隨處：cu—cu—ca—ca……女人們喚鷄和喚豬的錯綜底聲音，清冷而悠遠地充滿金屬底響着……

天空沒有一點雲絲，澄藍清湛，燕子游蕩着；山岩，田野，河流，樹林，村莊……全似靜止了樣！一齊消溶在這要沉落的太陽底浸鍍裏！

看林人金合從自己的小屋子裏出來，踱到去林外的第一段石塔。他使一隻手遮在額頭上，沿着樹葉的間隙望着。從樹葉間隙穿過來的陽光，洒滿他的整臉和周身。

——還得一會吧！——他是在自言自語，坐下在他站着的那段石磴上，開始吸菸。

遠遠近近，牧羊的孩子們唱着山歌，罵着，響亮着鞭子，各自集合着自己的牛羊羣。

金合的眼睛凝視着一棵樹，那上面有一隻山鳥在歌唱。那是一隻什麼鳥呢？他並不注意牠。

小屋是造在林中靠南面山脚下，一處近似斷崖的一半底地方，那平坦，完全是用人工開鑿和堆砌而成的。在小屋的四周用樹條編織一帶短短的籬牆，沿着籬牆的內面和外面栽滿着鳳仙，牽牛，向日葵以及各種各樣的山花，早晨的時候牽牛花便裝滿了籬牆，伸展着苗條的蔓鬚。

整個的院落和屋頂，幾乎全是隱埋在崖上的樹葉，和崖下的樹葉交搭底蔭蔽裏。

一隻狗從什麼地方轉出來，禿禿的尾巴，一隻眼睛是瞎了的，牠開始用爪子來搔扒主人。

「你做什麼呀？沒追着一個兔子嗎？跑飽了吧？流氓！」
他笑着打着狗的鼻子；狗便舐他的手掌：

『滾開——儘吃什麼來？弄髒我的手！』

立起來，樣子像尋找什麼，結果他只尋到了一根樹的細枝條，舉起來放粗了聲

音：

『我打你——瞓我幹麼？再跑……我鎖起了你……還跑吧？』

狗的兩隻前爪陷下着，用眼睛盯着主人，顯現着一個孩子要被責罰時候的神情。當金合將樹條拋開還沒有坐下來，牠的禿尾巴搖動了，爪子又開始搔扒到他的身上。

『壞蛋……早晚我是要丟開你的！』

他走了兩轉，狗也跟他走了兩轉，重新又坐在原先的石磴上；狗就爬在他的傍邊。他反覆撫摩着狗的那一隻已經瞎了的眼睛和頭頂上那片白色的毛皮。他想起他把『禿尾鷹』——狗的名字——從主人家抱來，那時候，牠還是一隻小狗仔。一隻眼睛被主人家的孩子們弄瞎了，尾巴也剝了一段去——這樣據說看家更厲害

一些——結果還是被拋掉。他就從那羣被拋掉的小狗仔的中間，挑選了這個最不幸的小東西。

『你這壞蛋……看吧！早晚……我是要去開你。』

狗明白什麼呢？他一刻是安詳地把嘴巴擱置在金合的腿上，舌頭拖在嘴外。假睡着了。

暑天的悶熱挾帶着土味和草腥味的氣息，開始在樹羣裏蒸騰凝結起來。草叢裏的蛙子和蝦蟆……試着準備唱晚歌的音階。每棵樹，每一枚樹葉也全甯靜着……睡着了整個的樹羣。

從小屋子的門和兩個窗的孔口望進去，裏面已經分辨不出什麼東西的位置了。祇是三個不同大小的孔洞，像一隻長方形的鼻子搭配着兩隻正方形的眼睛，從清明轉到陰沉。

牛羊們鳴叫着，排擠着，一片踏動碎石的聲音，掩沒了谷底溪水的流動，形成一

條雜色的長鎖帶，引向了村莊。

騰散着的羊騷氣和着攪起的浮塵，迂緩地在空中游動。每隻羊的背脊上全撮染着各種顏色的標記，相同各色的纓穗，花朵……田牛蹣跚地搖擺着自己的尾巴……

『大老金，吃晚飯啦？』

一個牧羊的孩子打着鞭子，笑着，拾了一塊小石頭拋向金合站着的地方，同時他唱着：

大老金——光棍光——不出家——當和尚

『哪……「半拉黑」王八羔子下的，你……？』

孩子發見羊羣的前頭一隻半邊頭臉生着黑毛片的公羊，正在追趕着一隻母羊，響着帶顫的聲音，母羊串亂了羊羣的秩序：

『老「養漢精」引逗完了。你又跑什麼啊？』

孩子跑到近邊，公正的給每個羊狠狠地打抽了一鞭子。接着他又唱了：

大老金呀，吹笛子；沒有老婆呀！攞蓆子……

每個牧羊的孩子經過金合的近邊，他們有的不同他說話，但全要唱着，笑着，打着鞭子……不大必要的喊罵着每個羊的綽號。

金合的脖子挺長着。他不笑，也不怒惱。眉毛雙垂下着，兩隻暗小的眼睛，看不見光彩地開開動動。『禿尾鷹』舌頭拖留在嘴外，擺轉着頭，有時也把禿尾巴動着，望着經過的羊羣和牛羣。

在山下新生下來的小羊仔，便抱在牧羊人的懷裏。生產過的母羊困憊地跟在後面，重濁地鳴叫着。

在一切經過了以後，雖然羊羣和浮塵還在游蕩，但，溪水流動的聲音，又開始了存在。

金合望着，望着這雜色的牧羣渡過了村前那條河流，村中的林木遮沒了牠們

以後，還是望着——西山的太陽，已經很親切安妥地擱置在一個山峯上。一片暗雲轉過來，就這樣把今天的太陽和這個人間隔開。

空曠添滿了所有的山坡和谷底。村中喚豬，喚雞的聲音也零落下來。清冷的，只有幾處人家的炊烟還在顯着孤直的打着濃色的烟柱，餘的已經低矮下去。

山谷的盡頭，兩個石峭壁突出地對立，更是在這時候看來，相同兩隻要在這黃昏裏準備決鬥的困獸，不相讓的蹲踞着。顏色青蒼。樹林西緣的這條溪水，就是那樣小心委屈地經從牠們的下汜流出來。

——今天怎麼這樣晚啊？

逆着小溪的流向走着。他並不把菸袋從嘴邊取下，『禿尾鷹』也走着，牠是不規則地跳到這又跳到那，踏翻着石塊作響，有時也許滾向水裏去。

『你老實點不好嗎？』

『禿尾鷹』跑開去，像追逐着什麼，一刻牠又用相同跑去時的姿式跑回來。又

要直起耳朵傾聽：——在山的後面震響着一種近乎歌唱的聲音。

金合停止了步子，嘴邊菸袋也停止了吸動。他很不安寧的掉轉了身子，向來的方向轉了回來，這次脚步是迅速的，沒有去時那樣安詳。

一條孤獨的鼻子蹲踞在他那員幅過小的臉上，急迫的顫動，現在看起來是更不相稱！一隻生了過長嘴角的灰色的鷺鷥，

幾多年了，他常常是坐在這林西緣的一塊石頭上，送着每年每個春夏的黃昏；送着每晚從山坡被牧者們驅回村去的牧羣……牧羊的孩子們有的當他流浪到這村子的時候，他們的母親還沒有出嫁。現在孩子們已經能罵他，用石子投打他，嘲笑他，編起侮辱他的小調兒……但他不惱怒也不憂愁，他只是乾枯的笑着。

當他到這林中來的時候，他的老東家會指點給他這林子的邊緣說：

『看見了吧？你不要閒着，你每天至少應該栽一棵樹啊。向北栽，向東栽，那裏是有空餘地方。看見吧？那條河——他指點的是那村南的河——水頭轉向北了。我們